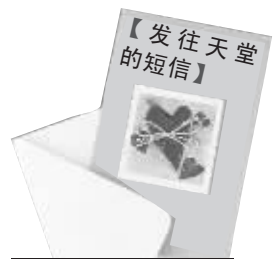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登录生活南京网 将思念发往天堂

如果您想表达对逝去朋友或亲人的思念,只需进入www.lifenanjing.com.cn·网上社区·都市联盟·发往天堂,您就可以发帖寄托哀思,可以是一两句话,也可以是一篇悼文。

另外,可发邮件至zhuhuihui8@163.com或写信至南京市新街口东宇大厦现代快报副刊逝者版,邮编:210005。



**尊敬的岳父:**我是您的女婿,我没有那么好能见到您,听听您的教诲。但我常听您女儿小凤子提起您,她很想念您。您放心好了!

小海及奶奶、岳母、小凤子

**亲爱的爷爷:**我很想你,您不是要看见我高考吗,我已经考上了大学。天堂里的你一定要保佑我们一家哦,保佑我和晓玉能永远在一起!

您的孙子

**尊敬的岳父:**您离开我们十天了,哀思无限。您放心,我们会好好照顾岳母的。希望来世还做您的女婿。 婿 德兵

**平凡的爷爷:**您带着朴素,带着心愿,带着爱心,也带着劳累来到了天堂。如今您的孙儿已经考取南京体育学院,希望您一路走好,我会常想您的!

想您的孙儿

**亲爱的爸爸妈妈:**你们现在过得好吗?我好想你们,希望在睡梦中你们能来看看我。

想你的儿子江东

**亲爱的太爷爷:**你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了,不知你在天国过得好吗?我们都很想念你,舅舅去年10月1日结婚了。希望你能保佑我们全家平安、幸福。

想你的重孙

**我最爱最亲的儿子:**你在天堂过得好吧!妈妈每天都在想你,想到心痛!12月30日是你生日,妈妈每天祈祷你快乐、健康。儿子我们重新来过吧,爸爸妈妈都在等你,重温往日三口之家的快乐! 百文妈妈

**致爸爸赵维新:**您可知我有多想您吗?女儿现在懂事了,可您却不在我身边了,希望您能在天堂一切都好。我们永远爱您! 您永远的女儿 蓉华

**亲爱的奶奶:**你在天堂好吗?七年来我一直带着对你的愧疚生活着,你在世时是多么疼爱我,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孝敬你,你就走了。奶奶我很想你! 你的孙女二丫

**致亲爱的妈妈戎东香:**您离开我们已经半个月了,哀思无限。您的音容笑貌总在我们面前出现,纵然痛彻心扉,也难改您已去的事实,想您每时每刻……

**爸爸:**转眼您离开我们近八个月了,病痛好些了吗?我们安好。快报寄相思,夜夜梦相依。 儿 友泽

**短信互动平台:**移动用户发送内容到0507070506,联通用户发送到8070872,小灵通用户发送到7000872  
资费:移动0.8元/条,联通和小灵通1元/条

## 大哥,你能原谅我吗?

孙小山

我和大哥相差整整二十岁。

每每回想起两年前大哥在见到我的一瞬间呼吸骤停的情形,当我握着他那依然温暖却又没有知觉的依然温暖却没有知觉的手时,我才深感手足之情对我来说是多么真切和重要!

大哥曾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的省重点高中,后来又应征入伍。其间,他因我舅舅那顶“反革命分子”的错误高帽而失去了入党和提干的机会。1972年,他带着无比的失落和惆怅踏上了返回苏北老家的归途。一路上,唯一让他觉得暖心的是女朋友写给他的那一封封热血的情书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他那个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早

## 父亲的那颗星

李波

父亲在世时认为“星”“丁”是对应的。父亲已经故世8年了,我常常仰望夜空,父亲,天上的哪一颗星是您呢?

父亲弟兄五个,您排行老二。听人说分家时,爷爷把家产分成五份,撇了五根火柴棍抓在手上,言道:“我们家穷,没什么财产,我想怎么也得给你们每人弄个安身的地方。但房子不够,只好把两间猪圈也算上。这五根棍子中,有一根最长,谁抽到谁就去住猪圈。”结果您得到了那最差的一份。其实四叔抽的一根最长,他暗地里掐断一截。邻居们很为您抱不平,您却说:“一个娘老子生的,何苦争得面红耳赤?以后生活靠自己创!”

您长得膀粗腰圆、大手大脚,粗活细活都拿得起。年轻时,二百斤的担子一气动挑四五里;筛筛子这活儿好多人都不会,您却玩得溜溜儿转,家里筛呀簸的都是您的事;烧饭做菜更是一把好手,难怪队里让您当了二十多年的“伙头军”。

公社化时,有的炊事员就像黄鼠狼一样吃里扒外,您却不,从来不措

已怀上了别人的孩子!想起这一连串的种种不幸,他开始自暴自弃怨天尤人。一个大雨天,他一个人在风雨中漫无边际地走了很远很远,泪水和雨水没有洗刷掉他的任何不幸,反而把他的人生推进了更为不幸的深渊——从此,他落下了病根!

此后他当年就读的县城省重点高中的初中部请他去做代课老师。代课期间,他所教的班级成绩连年名列前茅,学校领导对他颇为欣赏。两年后,因为县城离家太远,他回到了家附近的一所民办初中做民办教师。

大哥大学毕业后,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。县中又多次要调他前去任教,因他放心不下父母妻儿均被他婉言谢绝。他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,在此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十一年……要不是他最终因病离去,他是绝不会也绝不能离开这个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三尺讲台的。

1996年隆冬的一个风雪之夜,大哥的肺心病第一次发作,他瘫倒在学校附近的路边。幸亏抢救及时他才逃过一劫。从此,住院成了家常便饭。学校领导多次劝他打个报告,办理提前退休手续;体弱多病的父母也劝他不要上课,要多多休息保重身体。可他只要有一点力气,马上就回到讲台。就是平时打吊针的时候,他不是备课就是构思教学论文……有

乡亲们的油。有次我到食堂玩,看见一筐黄澄澄的胡萝卜,馋得直流口水,就顺手抓了三个。您见了,吼道:“放下!食堂的东西不许拿!”

我在离家一百多里的学校读初中,一学期要吃上百斤粮,全是您一副肩膀两条腿,分两次送来。来回要跑二三百里路,您送一趟总要磨出两脚血泡。望着您憔悴的面容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真想辍学回家,给您减轻些负担。您看出了我的心思,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望子能成龙,苦累算个啥?”说完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瘪瘪的钱包,拿出几角钱给我,还说:“养子胜过父,要钱做什么!”千叮万嘱,要我好好做功课。我自然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

您很慈善,有时又很严厉。有次我从街上捡到几角钱,心想自己长这么大还没给您买过一次东西,于是便买了两包香烟给您。您问我钱是哪儿来的,我说是捡的。您脸色陡变,一甩手说:“我不要,快拿开!”我愣愣地问:“为啥?”您吼道:“‘不能见钱眼开,人家的钱咱不能爱’,这话我说过多少遍了?”最后,您掏出几角钱塞给我说:“去,打听一下失主,给人家送去!”……

您爱听书。只要有人说书,路再远,天再黑,您

一次,年近八旬的老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,泣不成声地拉着大哥的手说:“伢儿啊,你千万要让我和你老父走在你前头啊!……”

2003年12月16日,一个灰蒙蒙的阴冷天,大哥再次发病需要住院。他与往常一样,每次去医院之前总要看望一下父母,跟二老道个别。本身就已虚弱不堪的老妈妈,看着已被病魔折磨得难以站立的大哥,早已老泪纵横,她拉着大哥的手久久不放。谁知这一别,竟是大哥跟父母的永诀!

2004年1月17日,侄儿从医院打我手机说他爸快不行了,让我和二哥赶紧过去。老妈妈顿时泪如雨下……

当我和二哥赶到医院时,大哥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拉着他的手,轻轻呼唤着:“大哥,我和二哥来了!”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同时,大哥呼吸骤停,眼角悄然滑落一颗泪珠……他在离春节还有四天的时候终于绝尘而去!

大哥火化那天,我不敢去想,虚弱的父母在看到大哥的遗容时会是怎样的后果。在我劝说下,我和父母最终没去送大哥最后一程……

就这样,从大哥去世到入土安息,我始终没让父母去见大哥一面!我现在都不知道,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……大哥啊,如果你在天有灵,你一定会理解我原谅我的,是吗?

也要赶去听。什么《三国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,什么《珍珠塔》《白蛇传》,一听就入迷。听到奥妙处,还要高声解释给旁人听,生怕人家听不懂,惹得说书人向您噘嘴瞪眼。唉,只有这时,您才有点儿让人讨嫌。

您老了,灰白的头发像钢针一样竖在头上;古铜色的脸上,生了一块块老人斑;皱纹深深的,嘴瘪瘪的,没有一颗牙齿。但说话声音很响,腰不弯,背不驼,还一直抢着干活儿。我劝您说:“您苦了一辈子,别再愣干了,就享几天清福吧!”您却说:“我是做命的,一天不做就浑身疼!”

您的一生,就是这样勤恳地劳动,诚实地做人,执着地生活。我感觉到天堂里的您还在时时注视着这里,您注视着我如何做一个父亲。

## 属于我和奶奶的回忆

詹文静

早些年,奶奶给自己买好了墓地,大概意识到身体大不如前。如今,她已不在我的身边,而在遥远的故乡,安然地睡在天堂。

每到扫墓时节,我总要手持大把的雏菊和向日葵,生前她常说,向日葵象征着终日面向阳光,她常种植这种充满生命力的花儿,我依旧坚持着她的遗愿,终有一天可以将后园变成向日葵的海洋。

抹去墓碑上堆积厚厚的尘土,拔掉墓前长无规则的杂草,把蜡烛点燃。看着眼前触手冰冷、孤独竖立的黑字墓碑,不由自主地涌出悲伤,竟险些哭出来。

也许,由于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缘故,让我变得沉默寡言,被她照顾得无微不至,也就不再需要他人的帮助;奶奶去世后,回家看着墙上挂着的像,每天幻想着她能继续陪伴左右,看着我的后代欢快地叫声“太奶奶”,她该是如此的幸福。

从我出生时起,生活就被奶奶包揽,她教会我的东西太多。直到高中,都没人相信我身上整洁、美丽的衣服全部是奶奶的杰作。只记得当

初还不到花季年龄的我,看着满手老茧的她,戴着老花眼镜,在微弱的灯光下,一针一线地刺绣,说是新学年得给我添置些像样的衣服。去了学校,别人羡慕的眼光让我既自信又紧张,懂事后才明白,奶奶那时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。

尽管生活还在持续,但偶尔也掺杂了难以言喻的忧愁,就像傍晚时分农家院落上飘荡的炊烟,无限延伸,不知不觉地散去。我无限怀念着那段时光,怀念着只有奶奶和我祖孙二人的家。每年除了扫墓,也偶尔随着小时候的路线走走停停,希望多份回忆,多份安定。

从奶奶去世那年开始,夜深了,我经常睡不着。起床,打开抽屉,翻看曾经那样慈祥的笑脸,感伤依旧,但学会了克制,学会了像奶奶一样平静的心情。我告诉自己,其实奶奶一直在我身边。

前不久听说,那里的墓区将要拆迁,我将带着最爱的亲人远走高飞。我想,这也算是最好的选择,带着奶奶出去走走,去看一看她年轻时就十分向往去的地方,也从此带着思念离开了这里。

## 妈妈那承载重荷的身板

徐顺英

去年12月5日中午,母亲坐在病床上安详地离去,走完了她90年的人生路程。

母亲十几岁嫁给父亲时,老家还在江宁龙都乡下。父亲兄弟九个,媳妇们除了日常农活、喂养劳作外,还要按顺序轮流上灶为全家人烧饭弄菜。烧得不好,满脑瓜封建思想的爷爷就把烟袋头敲了上来。二婶、五婶烧的饭菜总不合爷爷的意,轮到上灶的那天她们就战战兢兢恐慌不已,母亲就会适时地从农田里溜回来助上一臂之力,帮她们渡过难关。母亲在娘家时还学会了一些刮痧、拔火罐、放血方面的技艺,及时为家里人处理一些小毛病。

后来,父亲母亲一路走来南京,在路边搭个棚子以打铁谋生。父亲掌钳,母亲抡锤,从早打到晚,从冬轮到夏。一个修汽车的宁波师傅时常到父亲的铁匠铺加工零件,见父亲心灵手巧,收留父亲做了学徒,父亲从此做起了终身机器匠。

满师后,父亲在内桥租房开起了机器行,乡下的叔伯、舅舅、堂哥、表哥们都陆续投奔了过来。父亲只管带徒弟干活,内当家“总管”却是母亲,柴米油盐、穿衣添鞋、收支应酬,一应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在打理。日本人统治下的南京城里经常买不到米,母亲就走到中

华门外码头上去买。回来的路上,一手抱着大姐,一手夹着20斤米。有一回,秦淮河码头上也没有米卖,母亲就抱着大姐,颠着小脚,一直走到铁心桥才买到。

旧社会做机器匠不容易,受气挨宰的父亲心里憋屈,往往就把气撒在承活的堂哥表哥们头上,动辄对他们拳脚相加。父亲打过了事,母亲一旁看在眼里,就承担起了善后“思想工作”,吃饭时特意在堂哥或者表哥的碗里埋一个油煎鸡蛋,再对他们动之以情地说教安抚一番。公私合营,铺子并入了曙光机械厂,父亲他们全都到厂里上班,成了技术方面的骨干。后来,几个在技术上有所成就、工作上有所建树的堂哥表哥们,一直都很记挂母亲,不时抽空跑来看望。

母亲一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九个,白天她忙着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,深夜的灯光下她还在为我们裁衣缝鞋,她家老小的衣服、鞋子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,没有饭吃国家号召“瓜菜代”,母亲盛饭时尽量给父亲挑一碗白米饭,儿女们每人一碗菜饭,她自己背过身向空锅里兑点水喝下,就算一顿饭吃过了。二哥、二姐下乡插队,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从缺吃少穿的生活里再省出一点来贴补他们。

好不容易把我们一个个拉扯成人,陆续结婚生子后,她老人家又不声不响无怨无悔地忙起了第三代。那时,在从洪武路菜场到户部街的路上,每天都可以看到一老两小蹒跚而行的身影:70岁的老母亲一手扛着二哥家的媛媛,一手拎着沉重的菜篮,大哥家的燕子则牵着奶奶的衣角在后面紧紧跟随着。哥弟四个虽然都各自成了家,却仍然和母亲挤住在一块,一大家的饭菜依然是母亲在买在洗在烧,一个接一个的孙子孙女还得由她亲自来拉扯。

直到两年前的那场大病让她躺倒在了病床上,她才无奈地歇下了手。在为母亲守灵的晚上,我们唏嘘着、诉说着,对比自己五六十年却已精力不济的窘况,真不知道母亲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精力!

